



ЗВЁЗДНЫЙ ПЛАН

星球拯救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ЗВЁЗДНЫЙ СЛАС

星球拯救者

| [俄罗斯]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著

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 |

| 何茂正 冯华英 朱少华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

Звёздный Спас

©M.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Городец»,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球拯救者/(俄罗斯)斯里宾丘克著;何茂正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552-1

I. ①星… II. ①斯…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现代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110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8552-1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了解到小说《星球拯救者》的中文版即将问世，我想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作为普通人不会像超能力的“靛蓝人”那样生活。事实上，“靛蓝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平时不会在意的原则上。“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似乎，这里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言了？！这只不过是大仲马在《三剑客》中的一句座右铭。然而，今天，我们庆祝尤里·加加林飞越太空 50 周年，这 50 年来我们每一年都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渺小和脆弱。如果说在大仲马时代，人们认为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可以用长剑战斗，用身体的力量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今天，人类用技术把自己装备得如此精良，以至于要生存下去就不能打仗。不能只从对物质的理解去看待世界。新文明的“新世界”是非物质的。在小说中它被称为“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而它，这个“新世界”要求我们要怀着一些特殊感情，这些感情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看不见的非物质世界，还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宇宙由许多星体组成，其中我们看得见的星体只占 4%—6%，而其它看不见的星体却占到了 90% 以上。（这是科学家们利用地球引力计算出的结果。）

我们凭借什么，凭借哪些精神和道德资源才能够获取新文明？！

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的重要标签——“一人为大家，大

家为一人”。不是要依靠所有人，也不是要依靠一个人，当然更不是因为一个人（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而是一个人为所有人和所有人为一个人所应承担的最完全的个人责任。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将会生活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智人规定的世界上。

此致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别去寻找奇迹，没有奇迹啊。
去寻找知识吧——那倒是有的呀。
人们管那叫做奇迹的东西，
只不过是某种程度的知识啊。

——藏族格言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 部

第 1 章	7
第 2 章	17
第 3 章	23
第 4 章	33
第 5 章	38
第 6 章	46
第 7 章	50
第 8 章	57
第 9 章	61
第 10 章	67
第 11 章	72
第 12 章	77
第 13 章	83
第 14 章	91

第二 部

绝密 超自然现象研究实验室专门档案 99

第三部

第 15 章	153
第 16 章	163
第 17 章	170
第 18 章	178
第 19 章	188
第 20 章	198
第 21 章	206
第 22 章	213
第 23 章	221

第四部

第 24 章	229
第 25 章	239
第 26 章	245
第 27 章	252
第 28 章	259
第 29 章	269
第 30 章	278
第 31 章	288
第 32 章	297
第 33 章	309

第五部

第 34 章	319
第 35 章	327
第 36 章	336

第 37 章	345
第 38 章	355
第 39 章	361
第 40 章	374
第 41 章	383
第 42 章	392
尾 声	398

序　　幕

邮箱里有一个奇特的光盘，放在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玻璃纸包装里。光盘和玻璃纸包装那么透明，以致给人一种错觉，好像那是用空气做的。只要碰它一下，光盘便反射出蓝宝石般暗蓝色的闪光，仿佛夜晚的青色突然溢了出来。

“说不定是谁把地址弄错了，或者是在做广告。”凯沙想。

这时，两个神秘的人——一女一男，接连走到楼梯的平台：女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深蓝色的长衣服；男的满脸胡子，戴一顶冰柱似的皮帽。男的停下时，身上有一股说不准是陈酒的气味，还是樟脑丸的气味。当他踱步的时候，那双沉重皮鞋上的铁掌发出一阵阵响声。凯沙受不了这种声音，决定离开这个平台，到自己住所里看光盘。

他又仔细瞧那光盘，还是认为这大概是什么人把地址弄错了。他把光盘放进计算机里面，略微调大声音。最近，流行音乐盘总是插播新年广告。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似乎成了关于地球文明论坛上的听众。

“人——是宇宙的实体，可是，除了达尔文主义，人没有创造有关自己出现在地球上的严整理论。不仅如此，人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地球是培育精神和道德纯洁人的苗圃这一假设。人沉溺于金钱，贪污受贿，而没有看到新人（我们把他们叫做‘靛蓝人’^①）已经出现在这里，就在我们中间。其实，《圣经·创世记》里已经说过：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

^① “靛蓝人”或“深蓝人”是指在新纪元运动中被视为拥有某种特殊意志力或超自然能力的人。

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 120 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①

“当人被派遣到地球上来的时候，蛮荒之地和孤独并不让他们害怕而是受到鼓舞。母体星球上的秩序和技术的完善使他们能得到一切（甚至不需要动一动指头就能得到），这倒使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物质性。对他们来说，观察原地居民的情况是一种发现。他们突然恍然大悟，满足身体的需要根本用不着宏伟的建筑物和器具，这些东西只会吞噬他们的身心。于是他们一心一意想到地球上来。他们娶地球上的女子为妻，这倒不是因为她们美丽，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原生态的美。

“始祖的初始文明没有留下痕迹，这不是因为没有初始文明，而是因为那是一种原始生态的纯洁，自我毁灭了。他们中断了来自原生的行星的供给，而去采掘石头、沙子、黏土做建筑材料。考古学家至今还在寻找某些无法解释的创造的遗迹。但是今天，和自己的始祖相比，人的伟大或渺小不取决于这些遗迹，而取决于在其身体里编码和存储的记忆的水平。身体就像是最古老最结实的容器。这很难理解，但是始祖所生存过的原生行星的文明，藏匿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身上携带着。不仅要飞向宇宙，而且要专心致志研究自身，才能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生命。人永远不会失去从行星到行星的转移本领，他们生来就有这种天赋，需要的只是想起它来。在《圣经》提供的知识中，人要弄明白，上帝是热心的园丁，人是花朵，即便其中最美丽的花——百合花，也永远不知道园丁的死。是的，是的，百合不需要知道园丁的死。”

声音猛的一阵震荡下滑，接着悄无声息了。计算机发出“簌簌”响声，接着又是人的声音。

^① 《圣经·创世记》，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四节。

“玻璃量杯和玻璃棒。水晶容器里的人造毛细血管和人造血液的闪光。还有，闪耀着点点星火的蓝宝石戒指。一直在补偿中的、爱情的、最后的希望之火。是的，是的，这里有了亚当和夏娃，当然，这里还有善与恶的苹果。但是，像先前一样，伊甸园里生长了生命之树，这生命之树像先前一样是所有人的明灯。人们渴望回到一度失去的天堂。拥有新人（靛蓝人）的天堂——这是可能的。是的，是的——是可能的。

“时间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是宇宙的最隐秘、最受保护的秘密之一。而这一秘密往往无法弄明白，因为在它之外还另有时间，那可能是往回跑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宇宙的真正年龄，对我们来说，宇宙永远是年轻的，它的装束一直是极其美丽的。只有根据类似暗示的、阳光下的微风突然吹来，才能去揣测称为时间的诸现象依序更替的真正物质形态。

“不，不，时间不单单表示某种反复现象的交替。时间还是赫斯珀里得斯^①的果园里的苹果和伊甸园里的苹果。时间是触摸不着的，但是作为现在的和过去的文明空间可以感觉到。时间永远会回到自己的开始，但要在另一程度上的理解。”

又是一阵震荡下滑的声音，接着又悄无声息，那是计算机发出的更强的“簌簌”声。接着又是人的声音，但已经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女人的声音了。

“2008年小行星‘幻影’的第一次出现开始了，正好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夕。百姓把这颗小行星叫做‘幻影’。”

“等一等，等一等，现在是哪一年？”这是一个好奇的男人的声音。

“2029年小行星突然从太阳的方向再次出现了。人们在3000公里外发现了它，当时它已经撞下几颗卫星，远离地球了。”

“等一等，等一等，我一定要问清楚，现在外面是哪一年？”依然是

① 赫斯珀里得斯，希腊神话中看护金苹果圣园的仙女，一般四至七人。

那个男人的声音。

“要明白，在2036年，行星的各种含硅的岩石首次开始分裂和散开，这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

“等一等，等一等，啊？！”

又听到小心翼翼的“咕嘟”声。

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在往杯子里倒酒。凯沙笑了笑——这是神秘的哲学团体，神秘宗教仪式？！

很快，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过渡，一个愉快的、很有活力的声音宣布，国际互联网 prim.ru 网站邀请所有愿往者一同迎接新年。进行如下项目：迪斯科舞会、魔术表演和燃放焰火。12点整在农业科学院大楼集合。

报告人又以机械的、单调的声音读着一纸官方通知，说是在“X”时间之前地球和巨大的小行星“幻影”（非官方说法是小行星“方托马斯^①”）轨道交叉，结果……

（结果怎样，嘶哑的麦克风声把结果淹没了。）

“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决定，为了避免居民恐慌，有关小行星‘幻影’的所有信息都被认定是机密的，只有经过（联合国或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处^②的允许才能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

接着报了一串国家的长长清单，以及由于“X”时间的逼近而直接导致的自杀现象的百分比增长数字。

光盘上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给人的印象是，迎接新年的邀请通知是被误写进已经使用过的光盘上的。因此，凯沙没多加思考便把它拿到走廊里，放在了信箱上面的小搁架上。他确信，一定会找到它的邮寄人。

① 《方托马斯》(Fantomas, 1964)，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根据皮埃尔·苏维斯特拉、马歇尔·阿雷恩的惊险犯罪小说改编，他们所创造的“方托马斯”，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个丑恶恐怖的形象，被视为幽灵的代名词。

② 知识产权保护处(СОИС)，是 Служба охраны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的缩略语。——作者注

第一部分

第1章

伊诺肯基·伊诺肯基耶维奇·伊纽京,或者干脆叫凯沙,在本月4号回到了家里。新年庆祝活动的整整四天,他是在与自己的心上人的秘密接头寓所里度过的。实际上,没有什么秘密接头寓所,也就是说,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寓所。那只是有三个单间的套房,就是说,是集体宿舍。很一般的宿舍,铺草的床,用木桩子架起来,下面是木质结构的小仓库。这集体宿舍房间里有三扇窗子,它们几乎都是探出悬挂在外面,甚至那几个常住户(三位女性朋友)都害怕在窗子下面走动。在宿舍旁是一条踩出的小径,这条小径小心谨慎地绕过那充满危险的空间。

凯沙踏着积雪径直走到楼梯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什么也不害怕(他也的确不害怕)。甚至也不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前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到这栋陈旧宿舍楼的大部分。主要是因为他对环境有一种内心抵触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思想上、语言上和行动上。再说,他自己对此也不明白。他把自己的行动和类似“本月和秘密接头寓所”的说法视为一种幽默讽刺,这种幽默讽刺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占优势。占优势的是渴望抵触,是挣脱这个圈子的某种本能愿望,即像他所说的,摆脱穿破旧的、长了青苔的衣服的日常人物圈子。无论如何,他也要稍稍高出一个圈子。

他的心上人叫菲娃,这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愉快的人。所有熟人却都管她叫菲珐。

在一般情况下,凯沙叫她菲娃·菲佛奇卡^①。这并不是因为她穿

^① “菲佛奇卡”一词意为“一味讲究打扮玩乐的轻佻女人”。在此用做菲娃的爱称。

着讲究、行为轻佻——完全不是。只是因为这样叫起来很顺口——发音很方便。当凯沙认识她并叫她菲佛奇卡时，她纠正了他。但那不是在夜总会，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当时他们俩躺在床上。

“啊，菲佛奇卡！”凯沙吻着她的胸脯，热情地耳语道。

凯沙全身颤抖，他不相信已获得的“幸福”。她早在昨天就完全可以挣脱他的拥抱，但昨天她没有挣脱。而常言道，“没有后悔药可吃。”任何关系的说明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了，她突然说道（不，不是对他说，而是制止他）：

“我怎么是你的菲佛奇卡？！我是菲娃·肯赫列依斯卡娅！”

“肯特-赫林斯卡娅？！”

“不是肯特-赫林斯卡娅，而是肯赫列依斯卡娅！”

这是多么奇怪的、意料之外的纠正，弄得凯沙不知所措了，他不知道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想。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她在跟他发脾气。常言道，醒来晚了，振翅飞也迟了。

然而，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凯沙自鸣得意地想道。现在不管怎么挥动翅膀，可是已经发生的事，也无法更改了。

他突然感觉到，这个与他做过爱的女孩子在哭呢。为了弄明情况，他向她偎依过去。她感觉到了，可是她已经掩饰不了泪水了，她气喘吁吁地抽泣着，之后，竟然不管不顾地哭诉起来，就像农村妇女那样，数落着：

“是的，当然，我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什么菲佛奇卡，是肯特-赫林斯卡娅。可你要知道，你对我来说，什么人也不是！”

她转过身去，背着他，气喘吁吁，眼泪汪汪，把头埋到枕头里。她这突然的哭泣刺痛了凯沙，渗透到了他的心灵里。他突然理解了菲娃——全部的，到细微之处，到心灵深处，他开始可怜起她来。他自己也要哭了。

凯沙向她紧靠过去，把头埋进肩臂里，开始小心地抚摩她的手。也不知道到底这样持续了多长时间——天知道？！她终于安静下来，向他